

人生终点的“陪伴者”

生离死别，他见过太多。在生命面前，任何情感和语言都太过单薄，只能交给时间去稀释。根据逝者面部不同程度的创伤，尽量恢复原来的相貌，把最完美的形象留在人世间。遗体整容工作带给他的生命感悟，如投石入水，激起的涟漪扩散开来……

4月1日，在太原市永安殡仪馆内，遗体整容师朱星宣穿着工作服，戴着口罩，为遗体化妆做准备工作。这名“95后”太原小伙，用双手让每一位逝者带着尊严离开，也抚慰着无数家属受伤的心灵。



工作之余，朱星宣坚持学习。



误打误撞选专业

穿上工作服，戴好口罩和手套，朱星宣来到了工作区。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上，摆放着他工作所用的工具，酒精、眉笔、口红、剃须刀、棉签。

“先把粉底颜色选好，每位逝者生前的肤色不同，需要选出不同的颜色，选色也是一个技术活。”朱星宣说。当被问起为什么选择当遗体整容师，小朱告诉记者，从事遗体整容源于一部电影《入殓师》，这部电影将入殓师这个常人不太熟知的职业带到了观众面前，小朱很敬佩入殓师的职业精神，看完电影，他心中播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。

高考结束后，小朱上网查询了一下，不少学校设有“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”专业，他把想法告知父母，父母也支持他的选择。“没想到父母这么开明。”朱星宣说。

刚进入大学，老师只是讲理论知识，朱星宣觉得，这和其他专业也没什么区别。到了大三，他去了东莞的一家殡仪馆实习，这才开始了真正的“实操”。当朱星宣第一次看到遗体时，他头皮发麻，浑身直冒冷汗。当时，他心里的第一感觉就是——后悔，他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专业，但是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不尝试一下岂不是功亏一篑？就这样，朱星宣鼓起勇气，把手伸向了遗体，真正成为了一名遗体整容师。

日常练习遇挑战

“遗体的缝合手法是根据伤口位置及严重程度决定的。”和理论知识不同，朱星宣发现缝合是工作中最大的挑战。逝者的肌肉普遍紧绷，皮肤弹

性不好。缝合的力度和角度都很重要，千万不能将皮肤组织破坏掉。例如，女性会擦上粉底腮红、画眉毛、涂口红；男性则会刮干净胡子、用发胶固定发型。但有些创伤比较严重的逝者，遗容整理也更加复杂。

为了更好地训练上手，朱星宣使用假肢练习缝合。一开始他先在假肢上划个口子模拟伤口，然后再“补”起来。初期练习时，针脚的间距都不均匀，力道也把握得不好。而如今，朱星宣的桌子上摆着更贴近人体皮肤的硅胶，这块硅胶上已布满密密麻麻不同排列的线。

“我第一次真正缝合遗体的时候，缝合的力度和平时练习有很大的区别”。朱星宣表示，在假肢上练习缝合已经很熟练了，但是真正接触遗体的时候，才发现遗体的真实触感跟练习材料完全不同。“平时我也找一些课程学习，学习解剖学、法医学、美术雕塑、影视化妆技巧等专业知识，这些都和工作相关。”朱星宣说。

整容化妆要细心

“每天基本有十几具遗体需要处理，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处理



工作中的朱星宣。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守护最后的尊严

“遗体整容师最难的不是整容修复，而是与家属沟通。”朱星宣说，很多逝者家属因为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，悲伤哭闹都是正常现象，但这项工作不仅要与逝者遗体接触，更要帮助逝者以最体面的遗容完成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逝者由于疾病或者意外，遗体的颜色会有不同。“有些遗体面部发紫，皮下出血，或者面部有伤。我就得极力恢复他生前的肤色。”在一次溺亡事故后，遇难者面目全非，为了让逝者有尊严地离开，朱星宣提前做模型，根据伤口位置一点点小心缝合，他在工作台前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由于眼睛长时间盯着一个固定的部位，最后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滴了下来。遗体终于整容成功，他的工作得到了家属的肯定。

每天面对生离死别的场景和带有血腥的画面，朱星宣有自己的一套疏导办法。“每次工作结束后，我第一时间洗澡，释放压力，然后约朋友去运动。”朱星宣表示，自己已经学会了控制情绪，面对生离死别，保持镇静是一场漫长且痛苦的自我适应。

“尊严”是朱星宣用的最多的词汇。在他眼里，做遗体整容工作，除了要有责任心外，还要有同情心，能与逝者家属共情，给逝者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尊严、体面地走完这一程，是他永远要尽力去做的事，而这也是对逝者家属最大的慰藉。

记者 于健